



关于小绿汁，关于易门铜矿，那些讲不完的故事，留存在历史的长河中。恒久而持重，有着黄铜一样的质地。在彝语里，绿汁江是由“路兹啦”演变而来，意译为“石壁陡峭的江河”。目光，从平缓清澈的水面上往移动，绿汁江两岸，石壁陡峭，泛着金属耀眼的光泽，江底的水，与两岸的山，是完全不同的气质。二月的水流，舒缓平静。两岸的山，却不受季节的影响，天阴天晴，雨季旱季，千百年来，一样陡峭耸立。生得威猛一些的，横切面，呈现出刀口一般的锋利。

水养山，山亦养水。山水，共同养育的却是生活于此的人们。有了人，便有了故事。

绿汁镇很小，但是，在当年，它的繁华，是被老一辈矿工说起来，就甚为骄傲的地方。它是中国近现代工业革命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历史坐标。绿汁江畔，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一代矿山人，他们所书写的讲述的故事。绿汁江的水一样，源远流长。在小绿汁，故事的底色呈现出金黄，泛着金属的硬度，厚实而有重量。

对于第一代矿工而言，小绿汁并不是他们的故乡。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在这里生长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更不影响他们的子女成为矿二代、矿三代。一个故事套着另一故事——江畔、矿山、医院、学校、专家楼、小绿汁电影院……矿坑里开采铜矿的工人，给矿工们做手术的医生，绿汁电影院放映的一场电影……

历史还要往前再推移，故事开始的时间，比我们眼前看到的厂房、街道、专家楼、电影院还要早。

易门矿区，是云南省古老铜矿区之一，开采历史悠久。据《重印李修云南通志》及清乾隆《续修易门县志》记载，这里的铜矿开采，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有了一定规模。自明、清、民国以来，几经兴衰，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1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在工矿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易门铜矿”。1953年1月，易门铜矿正式成立，被列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入列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巅峰时期有3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洒青春与汗水，铭刻下这三代奋斗者在绿汁江畔接力发展工业、创造辉煌的历程。

绿汁江畔，那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初心与守望，理想与追求，为我们提供，并见证着一个火热的时代。

空中俯瞰，一条盘山公路弯弯绕绕，由72道拐、108道弯组成。这条路连接着外面的世界，通向上海、福建、江苏、成都、湖南、四川、广东、南京……甚至苏联。

当年，全国各地多少人才精英，就是经过72道拐、108道弯聚集到易门铜矿。吴锦秋，江苏沙洲县人，1966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古长江，成都人，1955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职工医院的两名医生，人称“大陈”的外科主任陈纪勋，人称“大金”的内科主任任金景新，均毕业于上海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此外，有三名老红军，分别是1936年2月参加东北抗联的王乃武，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的安平川和阎正玉。

大陈和大金，这两个在上海长大，均毕业于上海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为了支持边疆建设，1953年2月，28岁的大陈和24岁的大金放弃上海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毅然决然地来到了云南。大陈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怀孕8个月的妻子。和大陈和大金同行的，还有同班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一路上，他们车马劳顿，几经辗转，来到了绿汁江畔。2月的绿汁江，流水舒缓，阳光下，像是大地上一把会流动的闪着亮光的手术刀，凛然耀眼。江，劈开峡谷，黄铜质地的大山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站在绿汁江畔，大陈和大金两人的内心涌动着一股巨大的力量。眼前的大山，一座连着一座，山肚子里，全是铜矿。他们即将在这里，开启金灿灿、崭新的人生。他们将人生，即将如黄铜的颜色一样耀眼。

从此，从手术台到病房，再从病房到手术台，便是大陈和大金来来回回走了40年的路。40年间，他们为一个个病人，做了无以计数的手术。结肠癌、肾结石、前列腺切除、上颌囊肿……40年间，他们治愈了许多的病人，除了矿工，还有附近远道而来的村民。医生和病人，这不同的两个群体，因为对于生命的珍爱与赋予了共同的质地。爱、理想和奉献，让尘世间不同的人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并结成友谊的同盟。

易门铜矿于1953年1月成立，同期成立了303勘探队卫生科，由303勘探队和部队上转业而来的医护人员组成，一共有10多个人，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当时，卫生科建在三家厂的江西一栋二层的木板楼房里，面积72平方米。楼下是门诊。楼上，是病房和手术室。战地医院一般。

在江西的这栋小楼上，卫生科的医

## 那黄铜一样耀眼的光芒

赵丽兰

务人员为来自双柏的一个患者成功做了膀胱结石术。这是303勘探队卫生科所做的第一例手术。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医务人员用纱布把手术室四周围起来，就是手术室了。放一张木床，就是手术台了。消毒设备是把一个瓶子吊在房顶，利用虹吸效应，进行洗手等消毒。如此条件下，他们却成功完成了手术。一个简陋房间、几个医生、一张床、一个瓶子，足够了。至于其他，是精神的力量，或者说初心使然，庄严而又朴素。

在303勘探队卫生科，大陈和大金既看门诊，又做手术。两人不分彼此，配合默契。矿上的医生和患者，都习惯称他们为“金陈”。

1953年下半年，卫生科购置了一些医疗器具，其中还有一台捷克斯诺伐克产的手提式X光机。一位职工家属就是通过X光机器，及时发现了一颗核性心机炎。1954年，卫生科从江西搬到江东的山字型建筑中，总共有300平方米。卫生科旁边，是学校。再后来，从重庆、武汉等地医学院分来一些毕业生，矿上的医疗队伍逐渐充实壮大。

1956年，大陈利用到母校上海仁济医院进修的机会，选修了普外、骨科、妇产科、泌尿、五官科等。学业完成，本可以留在上海，大陈再次选择了离开，回到了绿汁镇。绿汁镇属于他，他也属于绿汁镇。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第二家园，他挚爱着绿汁镇。绿汁镇，关乎着生活在那儿重工业发展的未来，也关乎着生活在矿区的几万人的生命健康，他们健康了，矿区才能磅礴发展。

大陈原本是有机会调到省冶金局昆明局卫生处工作的，他拒绝了。面对领导的关心，大陈只说了一句朴实而有重量的话：“前些年耽误了时间，我要把有生之年献给矿山。”

2015年10月17日，大陈和大金回到母校，参加上海圣约翰大学第11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大陈站在人群中，满头银发。他的身后，也大多是满头银发者。能让时间老去的，只是身体，也唯有身体。信仰、精神、力量，以及初心，是不会老去的。大陈站在人群中，拍了一张照片。脸庞上，他的法令纹更深了，两个大眼袋上面的眼眸，却笃定坚贞。这一天，大陈和大金，两位相伴了半辈子情同手足的兄弟，搀扶着合影。照片中，越过镜头，他们望向远方。远方有多远？在他们的心中，小绿汁就是最远的远方。抵达小绿汁，便到了。照片中，这两个来自大上海的高材生，老了，仍然有着温情而硬朗的面部线条。

这些泛黄的老照片，叙述着一代矿医的一个个故事。背着药箱的大陈，戴着博士帽的大金，和儿子一起回到小绿汁的大陈，握着话筒讲话的大金，给医生们上解剖课的大金，和妻子范丽娟白头偕老的大金……一张张老照片，讲述着一代矿医一个鲜活的故事。

303勘探队职工医院较早的一张合家欢，拍摄于1956年3月的某一天，15岁穿着白大褂的矿医，他们是陈纪勋、金景新、罗德寿、吴海乾、张志坚、彭祥、张佩英、杨国华、刘曼丽、魏慕云、李庚丽、沈正芳、杨惠馨、米月华、郑素雨。

这张合家欢的背景，是一面土墙。前排的女医生，戴着护士帽，清一色的方口布鞋。后排的男医生，身板挺直，眼眸泛光。其中的一个医生，戴一副黑框眼镜，一缕黑发，被风扬了起来。从儒雅的姿态，可以看出，便是大金。站在大金身旁的大陈，面带微笑，有着一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

绿汁江畔，木棉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像大金和大陈一样，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把一腔热情留给了小绿汁。他们小绿汁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形成了独特的矿区文化。矿腔，就

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矿区文化的代表性象征，杂糅了上海、福建、江苏、成都、湖南、四川、广东、南京……舌尖往上轻轻一卷，亲切温暖中，带着铜矿人特有的骄傲。小囡小囡快快长，长大嫁到303队三家厂。三天一吃肉，五天一关锅。当年，矿山周边的俏姑娘，都企盼能嫁到矿上，好让自己的后代，一开口，唇齿相碰，说出的是一口标准的矿腔。说话的时候，微微昂起的下巴，带着自信骄傲的神情。矿腔，这是铜矿人身份的象征。当年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建设者们，结了婚的，携儿带女，没结婚的，在矿上组建了家庭，他们来到绿汁镇，投入到了火热的工业生产建设中。再后来，他们的子女儿孙们，成为了矿二代、矿三代，开口说出的都是一口标准的矿腔。

电影院、灯光球场、工人俱乐部、新华书店、矿区学校、街道，一切恍若隔世，一切又亲切温暖。苏联专家楼的红砖墙隐没在高大的木棉花影下，风中，肥厚而新鲜的花瓣，散发出饱满汁液的芳香。

1976年，绿汁镇盖起了一座可以容纳1314人的电影院。绿汁电影院，作为易门铜矿的一个特殊标识，是返回故事现场最具体的场所。

让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绿汁镇的灯光球场，去看一场充满着颗粒感的胶片老电影吧。

这个夜晚，人群汹涌，灯光璀璨。电影院正在放一场由北林谷荣等领衔主演的日本电影《一个女矿工》。电影讲述了一个叫小夜的日本农村妇女，由于生活逼迫，当了一名女矿工。她在矿山上耗尽了一生的精力，结果还被开除。她的儿子是一个坚强的矿工，为了反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团结矿工们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荧幕上，小夜双手叉腰，目光坚毅，她的内心已经没有了伤口了，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

当年，绿汁镇被称为“小香港”，响当当，泛着黄铜一样的金属光泽。来自上海、江苏等全国各地的矿工，给藏在大山中的绿汁镇带来了许多洋气的玩场。比如，上海女人单手反翘端一个盘子，婀娜多姿地从人群中走来，那派头，让矿工们的骨头又酥又软；穿衣讲究的，衣服上的纽扣用同色系的布包起来。更讲究的，衬衣领上垫一个雪白的毛线织的假领，脏了，就单独取下来清洗。

晚上，劳累一天的矿工们，从矿井里上来，脱下工装，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洗漱收拾一番，聚集在灯光球场上。爱美的女人们，会涂上雪花膏。空气中，弥漫着花粉的脆香，还能闻到雪花膏的味道。细心点的人，能准确地判断出雪花膏的牌子是百雀灵牌或友谊牌。雪花膏的香气，淹没了整个灯光球场，洋气十足。

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夜晚，在绿汁电影院，大陈和大金并排坐在一起。矿工们从裤兜里掏出来一把葵花籽或者几颗糖果递给他们。他们曾经给这些矿工做过手术，放到他们掌心里的葵花籽，还带着矿工潮热的体温。温热的气息像是可以通过掌心，穿透到他们的心脏。他们吃着吃着，吃得泪流满面。

2023年2月的某一天，在小绿汁电影院，坐在厚实的水凳子上，等待一场电影开场。那些空着的座位，等待有人坐进去。宽阔的舞台上徐徐拉开的布幕后，仿佛藏着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子。她站起脚尖，正在跳一曲优美的舞姿。

一个时代的风云喧嚣已然逝去。那些潮湿的温暖，在火红的木棉花瓣上，依然热烈盛放。行走其间的人，是见证者，也是书写者。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关于一座铜矿的故事，一些我们看到了，我们听见了。更多的，存在于历史的幽深之中，拂去灰尘，就发出光来，黄铜一样耀眼。

## 蝴蝶的诉说（外二首）

徐虹

渴望去叙述一处洁白的雪  
把心事 告诉不懂事的孩子  
仿佛湖水对一群白鹭的期待  
放飞辽阔与苍茫  
春 一伸出舌头  
山河摇曳 绿光闪烁  
一株草 让灵魂喻泪返乡  
一道闪电 让时间在惊雷中  
改变隧道 布满  
阳光的味道

曾有过幻想 让大火点燃天空  
用洁白的桂花 构筑星辰  
而我是一个拎着水瓶穿过黑夜  
给一颗颗星浇水的人  
我一贫如洗  
不怕 暗中有利  
我幻化为蝴蝶  
只为运输花香和晨曦

飞翔是我的宿命  
无法停歇  
爱着寂寞的事业  
早把自己交付给雪花  
悲辱悲欢融入天地  
只留一串串清冽纯粹的歌词  
在星辰之间广为流传

搭棚远眺  
一群群的小蝴蝶 闪着亮晶晶的眼  
在云的背后 飞来  
她们在寻找山外的光  
我停在一棵树上  
隐藏起伤口  
取出一串药材还有诗歌  
交付给天空

夜色包围  
我的影子终将隐入大地  
而晨曦 正从远方匆匆赶来  
把自己藏进梅里雪山  
怀抱星辰  
让干净的风  
风干我绚丽宏阔的梦想

### 洋芋花

有雾的日子  
也不会迷茫  
在故乡的山坡上  
谦卑而温柔地  
向着阳光  
饱满心事

日醒着  
用芬芳的声音  
照料着村庄  
在风里雨里  
摆出最优雅的姿态  
点亮  
清寂的大山  
用牙咬住远行的裤边  
留住水声和庄稼  
如同农家的女儿  
用一双巧手  
将贫瘠的岁月  
烘焙得活色生香  
将心事隐藏在土地  
汲取阳光 生的力量  
等待远方的手  
掀开沉重的大门  
骑着光 远行

### 松茸

一片一片  
洁白的盘子 翻卷洁白鲜嫩的心事  
一滴一滴  
涉江而来的歌声 打湿了舌尖上的月光  
松香举着草帽 不敢停歇  
在七月雷声的催促中  
穿过雨雾、晨晖 泪与痛  
星辰低落的愿望  
痴痴地交付人间  
在芬芳中 冒险出击  
用通体洁白的长矛  
抵御暗淡阴险的死敌  
护佑生灵

## 漾濞古道（二首）

常建世

马  
成批结对  
奔忙于  
丝绸、茶叶、瓷器  
琉璃、宝石、翡翠

古道上，风雨里  
生命被命运  
高一脚低一脚  
踩成蹄印

### 路

博南古道的开篇  
蜀身毒道的段落  
深深浅浅  
写满了悲欢

喧嚣过也罢  
沉寂了也好  
尚存的都是千年马帮  
典当生命的凭据

## 如诗如画茭菜坝

杨清舜

未见其景，先闻其名。文友告诉我，我有一个叫茭菜坝的地方非常美丽，仿佛就是人们所说的世外桃源。还说那里有美丽的草山、湿地、森林，很多人都还没去过。所以，当我从一位朋友拍摄的茭菜坝风光照片中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美极不寻常，于是决定去看看。

正值夏天一大早，我与朋友驾车沿着蜿蜒的公路驶向茭菜坝，一路上到处是绿色，伴着轻轻飘起的雨而来的雾在山间流动，让路两旁的风景如梦如幻，远处的村庄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过了那个叫大香树的村庄不久，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草山和东一片西一片的树林。那些绿草皮和树林像大地的肌肤，南国的风光与北方不同，整个草地只有两种色彩，或绿或黄，延绵轮回春夏秋冬的神韵。转过一个山包，一户人家的绵羊争先恐后地从圈里冲出来，以扇形状从山坡上向下快速蔓延，山坡上立即变得生动起来，一阵阵“咩咩咩……”的叫声，在天地间回响。

再往上走，树林与草山不断地在眼前出现，牛马东一群西一群地在阳光下吃草；树林上泛起一层亮光，展示逆光之美。天上的云如流动的羊群，如奔跑着的棉絮，如流动在水中的鱼，千变万化；路边的小溪在高山间轻轻流淌……车在半山停下，我们顺着山坡从一条小路向前进发，蹚过林间的小溪，再顺着一个山坡向上走，很快便眼前一亮，看到前边有一片开阔地。小溪从树丛中流来，在那里形成一个水塘。从高处往下看，小塘就像一只深邃似的眼睛，深情地与天空对视。走过这片开阔地，穿过一些树丛，前边出现一片更开阔的湿地，小溪闪着亮光从远处流来，丰富的水草绿茵茵地长在小溪旁。湿地的两侧，成片成片的古树林，展示不屈的英姿，或如伞撑起一方风景，或如瘦瘦的影子立起傲骨；或以干枯的枝条，在风中讲述岁月……

为了看到湿地的全景，我们匆匆向着西侧的山坡高处走去。随着站立的位置变高，我们逐渐看到了更美的风景。湿地在我们眼前就是一个小坝子，在树林中伸向远方，远处却被树木所掩藏。近处是大片的草地，明亮的小溪如玉带般在湿地间弯来弯去，线条简洁而明快。西侧的湿地上，几匹马正在埋头吃草，稍远处的右侧湿地上，有一群水牛，它们有的正在低

头吃草，有的正站着抬头望向远方，有的正躺在地上休息。只有两只小牛，在牛群中蹦跳着，奔跑着，有时还会在母亲的身上蹭来蹭去，有时会将头搭在母亲的脖子上，调皮而又可爱。阳光穿过半空中的云，明亮的光时而打在马群上，时而打在牛群上，时而打在湿地中间的水面上，草地上光影迷离，颇有层次感。风吹来的时候，云的影子跟着明亮的光在湿地上东奔西跑，湿地的不同部分或明或暗，千变万化。我们奔向湿地，赤着脚在草地上奔跑，用镜头拍摄着马群和牛群。当我蹚过水走到对面时，一头牛犊向我走来，好奇地看着我，看见我的镜头，它非常感兴趣，伸出舌头舔向我的镜头。我伸出手在它脖子上挠了几下，它歪着头，竟然往我身上靠来，享受着挠痒的快乐。

我们沿着东侧的山坡向山顶走，穿过森林，爬过了一大段草坡，才到达了坡顶，看到山顶的西侧，仍然有大片的草山，并有一个更小的坝子。正在这时，一位放羊的老人从山顶走来，我们与老人聊天。老人告诉我们，那个坝子叫象尾坝，虽然坝子很小，但风光不错，从西南方向走还可看到龙陵县的景色。我们向西南方向走去，云层中透出的光在茭菜坝的湿地上流动，也在山顶上的草皮上流动。有时候，天上的光呈射线的形状照射向大地，仿佛是万千水晶做成的，给大地增添了无限的光彩。突然，有厚重的浓雾从四面八方涌来，天在瞬间暗了下来，仅10多分钟后，雾便锁住了四野，四下里50米左右便难辨人或物。雾又浓又厚，大片的森林里光线昏暗。山风吹来，树林怒吼，天地间更是充满肃杀感。约10多分钟后，蓦然，我们眼前亮了起来，看到了一片阳光照耀着的树林。转身一看，身后仍然是浓雾笼罩着的世界。站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心里豁然开朗起来：实际人生很多时候，只有经历了黑暗的岁月，才会珍惜眼前的光明。此时，傍晚的阳光照射在树林里，一片片树叶变得明亮通透。穿过那片树林，一群绵羊穿过林中空地，地上黄色的落叶与列队前行的绵羊互相映衬，非常和谐。

美丽的地方，总会让人牵挂。生态美丽的茭菜坝，总是让我去了一次还想去，而每一个曾经的场景，都在我的记忆里难以忘却，如诗如画的茭菜坝啊！

## 夏日渐浓

段映竹



难得骑车出门，天气晴好着，风吹来旺盛的气息，我忽地醒悟，是了，都夏天了。

街道明亮极了，泛白的阳光照着花儿，地上的是杂色的，树上的是蓝紫色的。蓝紫色的，风铃一般的，照拂着的，安静的花。

它们太安静了，几十树繁茂的花朵竟然不发出一丝声音。我有些不自在。是太热了吧，我意识到自己还裹着长袖的外套和绒质的裤子。屋子里的光线总是暗的，气温的升高也不那么快，久不出门，我竟被甩在了季节的身后。

有风吹来，带给我这不合时宜的人一丝慷慨的清涼。而那些花儿们依旧沉默着，一串串不会响的铃铛。

我注意到花下有许多人，或观赏，或拍照，或蹲下身捡拾掉落的花朵。

我于是想起，我也曾捡过那样的花朵，在暴雨之后无人的街道上。我仔仔细细在每棵树下挑选没被打破的花，从那些蔫了、变色了的零落中，翻找出几朵仍然蓝得清澈的幸运儿。手指渐渐沾满雨水，

变得冰凉而发白，但并不难受，就好像我也刚从雨水中浮起来，变得清澈了。

但不会被打湿太久的，风会来，将留恋的雨带回天空。雨就从地面、树梢、花瓣和我的手心离去了，脚步声细碎而清脆。

我了然了，花从来都是安静的，铃似的身子只装盛花粉和花蜜，不发出声音。那萦绕我回忆的声响是法国梧桐叶上风的足音。那时蓝花楹还不多见，高大的法国梧桐却遍植着。后来花渐渐多了，一棵树蔓延开去，蔓延到镜头里，成了如今值得一观的景色。

我只总还惦记着从前，夏日渐浓的时候，会穿过一路浅绿的身影，听见风也一同走过去了。而眼前是蓝紫色，亮得晃了眼睛。

日子是这样流过的。



本报美编 王超制图